译　　序

卡洛斯·卡斯塔尼达(Carlos Castaneda)出生在南美洲,年幼时随父母移居美国，大学时就读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人类学系。进入研究所后,他的研究重心放在‘美州印第安文化药用植物”的主题上。

1960年夏天，他在为论文收集资料的过程中，在亚历桑那州边界沙漠小镇的巴士站，经朋友介绍而认识了一个近70岁的亚基族(Yaqui）老印第安人。这个老人的西班牙名字是望·马图斯(Juan Matus)。为了表示尊敬，卡斯塔尼达称他为望先生（Don Juan）在本书中译为唐望。

其后，卡斯塔尼达知道唐望本人在印第安文化中是担任巫医的角色，是药用植物的专家。卡斯塔尼达本着收集学术资料的初衷，开始经常去拜访唐望，唐望也乐于接待他。只是唐望对于卡斯塔尼达的学术研究毫无兴趣，反而时常带他去山中漫游闲谈或指导他打猎的技巧。

卡斯塔尼达认识了唐望一年之后，在1961年的6月,唐望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突然告诉卡斯塔尼达，他决定收后者为巫术门徒。卡斯塔尼达为了完成论文，并没有认真看待唐望的决定，唐望也不在意卡斯塔尼达的敷衍。他引导卡斯塔尼达直接去体验印第安巫术中的药用植物，这些植物具有改变知觉状态的效果。

唐望半强迫性地提供给卡斯塔尼达许多神秘观念，这些观念带给卡斯塔尼达的是困扰大于收获。但是本着学术研究的态度，卡斯塔尼达以人类学的理性观察方式巨细无遗地记录下唐望传授的过程。

四年之后，1965 年 10 月，由于唐望教导方式的怪异与猛烈，卡斯塔尼达中断了他的学习，有两年之久不再去见唐望。在这期间，他完成了他的论文，加州大学的学校出版社将之印刷成书，于 1968 年出版。这便是他的第一本书《唐望的教诲——亚基文化的知识系统》（The Teaching of Don Juan: A Yaqui Way of Knowledge）。

如今看来，卡斯塔尼达的第一本书虽然生动有趣，但可说是完全未抓到唐望教诲的重点。这本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以笔记的形式直接呈现他与唐望的交往经过。他花费极多笔墨描写他在服用了知觉转变性植物后的怪异经验，详细生动到了琐碎的地步。第二部分是纯学术化的分析，他运用人类学刻板的分类归纳方法来解释唐望知识所具有的文化意义，完全忽略了唐望使用药用植物来开启知觉层次的本意。奇怪的是，这样一本不见经传的学生论文，竟在当时的文化界造成轰动，成为意想不到的畅销书。

事后分析起来，《唐望的教诲》的出版可谓正逢其时。当时

西方思想界正开始怀疑、不满西方理性主义及科学思想的狭隘专制，而对理性思想之外的途径，如东方的玄学与宗教发生兴趣。化学家在实验室中成功地合成出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核心成分,所谓‘迷幻文化’正方兴未艾,知识分子开始潜心于对迷幻药物的实验及寻找正确使用迷幻药物的途径。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似乎正是期待中的答案。美国文化界突然发现就在他们自己的土地上久受摧残的印第安传统中，竟隐藏着如此丰富而神秘的智慧。

卡斯塔尼达可算是歪打正着地唤醒了美国文化界对印第安土著的良知，抓住了美国当时风潮的脉动。不过从他日后的著作中可知，在唐望的知识中，知觉转变性植物的使用却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次要手段。

中断了两年多之后，卡斯塔尼达于 1968 年 4 月又去见唐望。原来他只是想把他的书给唐望过目，但唐望毫无兴趣，对他的两年中断也毫不在意，于是卡斯塔尼达再次开始了他的学习。1971年时,他出版了第二本书《另一种真实》(A Separate Reality)。在这本书中，他放弃了刻板的学术分析，以极客观的方式描写唐望的传授和自己内在的感受。

书中虽仍有使用知觉转变性植物的描述，但重点被放在一种巫术境界的尝试上。唐望教导卡斯塔尼达觉察他必然会面对的死亡以及停顿内在对话的做法以达到看见的境界。看见是对现实世界最直接的感知，一种超越言语理性的洞悉。

卡斯塔尼达在这里明显地要比第一本书中描写的更进入情境，虽然他的理性思维总是会妨碍他对唐望知识的学习。他诚

实地在书中描述了他身为一个知识分子，在面对超乎现实的神秘时所必然产生的矛盾与挫败，并更进一步反省了他个人在心理上潜在的情绪困扰，使巫术的学习不仅是知觉的开启，也是个人心理状态的重整与健全。

出版了第二本书之后，他与唐望的学习也进入了新的阶段。他终于能够不再需要药用植物，而能自行达成对世界知觉的改变。他觉悟到，唐望在收他为门徒之前便早已向他示范过所有必要的步骤，使他能不依赖药用植物来扩大对世界的知觉。但是因为这些步骤包含了许多剧烈的人格改变要求，与他当初的研究主题无关，因此被他忽略了。他将这些最早期被忽略的笔记重新整理,然后加上他最近的心得,于 1972 年出版成书,这便是《前往依斯特兰的旅程》(Journey to Ixtlan)。

在这本书中，他承认自己以往的假设错误。以前他认为巫术世界的现实只存在于被改变的知觉状态中，面不是真实的。此时他才明白唐望的观念是，所谓真实的日常世界或巫术的奇妙世界都只是一种描述，一种我们不知不觉学习而来并一直以思想加以维持的惯性反应。只有在停顿了这种惯性的描述之后，看见才会发生。知觉转变植物只是暂时打破对现实世界的执著，真正的改变要从基本的生活态度上入手才行。

《前往依斯特兰的旅程》所造成的影响超过他的前两本著作。原因可能是，卡斯塔尼达终于摆脱了知觉转变植物的影响，使他的学习成为一次真正的性灵之旅。“时代周刊”于 1973 年 3 月以封面专题的形式报导了卡斯塔尼达的故事，当成一种文化现象来讨论。

1974年，卡斯塔尼达出版了第四本著作《力量的传奇》（Tales of Power）。在这本书中他试图将前三本书支离破碎的观念重整为一个清楚的体系。唐望在这里提供给他理性上的最后教诲，也就是他所谓的“巫师的解释”。唐望陪同卡斯塔尼达完成了门徒训练的最后一件任务后，终于离开了世界。

唐望不在后，卡斯塔尼达发现自己成了其他门徒的领导人。这些门徒似乎身负唐望离去前的指示，使领导他们成为对卡斯塔尼达的一大挑战。他后来发现自己根本无能领导这些门徒，而他所遭受的挫败其实是唐望事先安排好的学习历程。这整个经过便成为他的第五本书《巫师的传承》（The Second Ring of Power），出版于1977年。

四年后，1981年时，他继续出版《老鹰的赠予》（The Eagle's Gift），描述他与新一代的门徒交往学习的经过。在这些门徒剧烈的刺激挑战下，他完成了一项最为困难的巫术任务，他觉察到，唐望不仅是对他的理性实施教诲，同时也对他最深层的潜意识实施教诲。这些在他所谓“强化意识”（Hightened Awareness 注一）中的教诲并不存在于他的正常记忆中，只有当他真正做好准备后，这些教诲才会以类似梦境的形式重新出现。

1984年，他出版了《内在的火焰》（The Fire from Within），更完整地呈现了隐藏的回忆，同时以能量结构的形式为唐望的巫术观念建立出更清楚的体系。

他在1987年与1993年出版了唐望系列的第八及第九本书——《寂静的知识》（The Power of Silence）及《做梦的艺术》，它们是关于唐望本人师承的回溯。《做梦的艺术》是卡斯塔尼达首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次以全书来探讨一个巫术主题,也就是‘ 做梦 ”,以控制梦的训练使梦境成为另一种现实，进而达到打破现实描述的目标。

今日回顾起来，卡斯塔尼达三十余年的巫术生涯呈现了许多奇特的现象。他经验中的不可思议不用说，单就唐望这个人物是否真实存在，就一直是许多学者争议的对象。但至今唐望的故事仍旧屹立不动，虽然除了卡氏的书之外，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唐望的存在。

卡斯塔尼达的写作风格也算是一个异数。他不认为自己是个作家，而只是一个处于非常状况中的人类学家，因此有义务加以记录报道，尽管情况显然时常超出他的理解或文字语言的极限。但不可否认，他使用简单质朴的文字来描写不可思议的情境与发人深省的观念，具有一种慑人的气质，很难以一般文学创作的标准来衡量。在他的笔下，即使是最怪异的巫术经验都成为有迹可循的学习过程。

在他不同阶段的著作之间，观念由生涩渐至完整的转变过程虽然常使读者困惑，但也呈现出他力求客观与诚实的学术训练。他自己承认：“ 我的书是一种正在进行中的过程报告，随着时间而越显清晰。”(见《寂静的知识》。)因此他的书总是带着‘ 未完结 ’的味道,既是卖关子,也是过程报告所不可避免的现象。

卡斯塔尼达本人似乎严格遵守着唐望所阐释的观念，生活十分隐匿与不可捉摸。除了写作之外，他没有在盛名的环绕之下挟众造势或创教立宗，采访他的《时代周刊》记者甚至无法得到他的完整照片。虽然他在美国当代算是个地位奇特的神秘人

物，但在他的书中，他永远是个不开窍的笨学生，受困于理性思维的执著，而无法自在地接受他巫术门徒的角色。

他的老师唐望则是一个止于至善的人物。唐望本人似乎拥有着古老而失传的智慧与超越现实的神奇力量，能随意表现违反理性解释的事迹。但这种效果的示范不是唐望知识的重点。

唐望强调,世界本是奥妙无穷,人的知觉却受限于人类的作为与描述，因而对世界的奥妙听而不闻，视而不见。巫术是使人的知觉自由与完整的追求，绝不是怪力乱神的迷信。卡斯塔尼达的经历也远较一般怪力乱神更为复杂深奥。

唐望完整地呈现出另一种现实,所谓的“巫术世界”给卡斯塔尼达见识，然后卡斯塔尼达才能够明白所谓的日常世界（理性思维)与巫术世界(直观意愿)都只是片面、不完整的描述。只有在明了其描述的本质之后，才能够统合两者，人的意识才能真正完整自由，知觉到无穷尽的世界奥妙。

卡斯塔尼达的著作在某一方面正是担任着与唐望相同的角色。这些书详细地呈现给读者一个极真实的巫术世界描述，而不会落入形式化的巢臼中。不过，对于生活在工业化社会的现代人，要想体验书中的境界可能有所困难。但在另一方面，卡斯塔尼达书中的许多观念都是充满积极性、使人心灵净化的古老智慧。若是剥除了与巫术有关的描述，卡斯塔尼达的学习历程事实上是一种心理重建的过程。读者若对他的巫术经验感到怀疑与迷惑，不妨以如此观点视之。毕竟，归根究底，巫术的本质正是以更开放的观点来看待自身心灵与世界的种种奇妙的。

1987年,卡洛斯·卡斯塔尼达在出版了七本学习巫术经过

的著作后，他对巫术世界的描述已不再生疏或犯下误失重点的错误。他的观念逐渐成型，此时他似乎决定暂时跳出单是描写他个人的遭遇而开始对巫术传统加以探索。于是他出版了第八本著作《寂静的知识》,他在此书中触及了唐望神秘的过去。

根据唐望的说法，所有步上巫术之道的人都是遵循着某种固定的模式，一种由未知力量所决定的原型。这些原型可以算是巫术知识的蓝图，或者说是人类内在精神追求完美超越的过程。这些过程原型也可算是神话与宗教的起源，只不过神话与宗教的传说都在时间的影响下变得暧昧隐约。唐望在此对卡斯塔尼达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即不受时间所扭曲的神话原型。

于是我们看到，被卡斯塔尼达视为完美象征的唐望在他早年时如何遵循着力量的模式，由一个粗鄙无知的年轻人被修理整顿而改头换面为巫术门徒的经过。我们也看到唐望的老师同样被修理的经过。卡斯塔尼达以诚实朴拙的文笔使唐望这个几乎“神格化”的人物重新落实于平凡、甚至卑劣的人性中。这是在传统的宗教或神秘法门中难得见到的做法。

此外，卡斯塔尼达发展出一套能量结构体系来解释巫术的奥妙。他指出，人类的知觉具有一种凝聚的焦点，可以影响、改变现实世界。他把过程知觉的凝聚焦点用视觉化的方式具体描述成一种能量的‘聚合点’(Assemblage Point注二),把影响改变“聚合点’的力量称为‘意愿”。这种巫术体系虽然没有客观的证据，只能当成一种必须自证的现象，但卡斯塔尼达使用这种体系来解释巫术中的神秘现象时，却十分有说服力。

虽然巫术中的不可思议永远是不可思议，不属于言语理性

的范畴，但卡斯塔尼达的体系使得“理性”能够接受巫术的不可思议而不会耗费不必要的力气去怀疑或否定巫术的奥妙。这种使‘理性’与‘神秘’并存的方法,是卡斯塔尼达可贵的成就,也就是传统宗教法门所惯于忽略或不能掌握的地方。

卡斯塔尼达隐藏在“强化意识”中的回忆再度出现的现象，正是让“聚合点”体系派上用场的对象。这种现象对读者所造成的怀疑困惑，可能更甚于他本人的感觉。在本书最后一章中，被豹子追赶的故事正是他第三本著作《前往依斯特兰的旅程》中被山猫追赶的故事，但是细节十分不同，仿佛他的早期经验都是不完整的，被他的“理性”扭曲为正常化的回忆。卡斯塔尼达本人似乎完全不在意前后回忆之间的矛盾与差异，对他而言，巫术的奥妙绝不是用事实可以证明的。

唐望观念中的另一个特色是对死亡的强调，这种强调不仅贯穿全书，也贯穿了卡斯塔尼达的所有著作。而唐望对于死亡的态度大不相同于一般宗教单纯笼统的灵魂不灭或轮回转世说。在唐望的观念中，死亡既是完全的灭绝，也是永恒自由的入口，就看当事人在世时的意识状态是否有所准备而定。因此，对于死亡的觉察成为巫术学习中最重要的推动力量，而“置于死地而后生”也成为必然要经历的过程，这在本书中有深刻而撼人的描述。

《寂静的知识》算是卡斯塔尼达的著作中较独立的一本,读者不太需要回顾作者较早期的著作，但它仍具有一贯的特色，也就是隐藏在追寻巫术之下的是自我心灵的成长过程。就译者个人认为，这才是卡斯塔尼达著作最动人心弦之处。

引　文

有许多次,唐望试图为他的知识取名称,好帮助我了解。他觉得最适当的名称是信仰守护神（nagualism）,但这个字眼儿太少见了 若称它为‘意识的控制’又太抽象“;完全自由的追寻”,太长又太哲学。最后，因为他无法找到最恰当的名称，就把它叫做‘巫术”,虽然他承认这并不是很适当的。

这些年来,他曾给我几种巫术的定义,但他又总是认为,当知识增加时定义也随之改变。在我门徒生涯的末期，我觉得自己已能够了解更为清楚的定义，于是我再次询问他。

“从普通人的观点来看,’唐望说“;巫术是一派胡言,或超过他所能理解的神秘邪术。这种看法虽非事实，但也没有错，只因为普通人缺乏掌握巫术的能量。”

他停顿片刻又继续说下去。“人类天生具有固定的能量，”唐望说“;这能量有系统地被运用,从出生时开始,以最有效率的方式配合着时间的模式。”

“你所谓时间的模式是指什么?”我问。

“时间的模式是指一系列被知觉的特定能量场，”他回答，“我相信人类的知觉是随着时代改变的。时间会决定模式，时间从无数的能量中决定特定的能量场群的使用。而我们为了应付时间的模式，使用这一些被选中的少数能量场，而且必须用上所有可用的能量。于是便没有多余的能量来帮助我们使用其他的能量场。”

他动动眉毛，示意我思考他的话。

“这就是我刚才所讲的普通人缺乏掌握巫术的能量，”他说下去，“如果他只运用他自己有的能量，便无法像巫师那样知觉世界。要这么做，巫师需要使用平常用不到的能量场。理所当然，如果普通人想要知觉巫师的世界、了解巫师的知觉，他就一定要使用巫师们所使用的相同能量场，但这根本不可能，因为他所有的能量都已被指定用途了。”

他停顿片刻，寻找适当的字眼儿。

“这么想吧，”他继续道，“你所花的时间不是让你在学习什么一般人所谓的巫术，而是学习节省能量。这些能量使你能掌握一些现在无法掌握的能量场，而这才是我所说的巫术：就是使用在日常世界的知觉中没有被使用的能量场的能力。这种巫术是一种意识的状态，是知觉日常的知觉所无法触及的事物的能力。

“我所让你经验的每一件事，”唐望说，“我所显示给你看的每一件事，都只是要使你相信：眼睛所看到的不是一切。我们不需要任何人来教我们巫术，因为事实上没有这种东西可学；我们需要的是一个老师来说服我们：在我们手中拥有无限的力量。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多么奇怪的矛盾！每一个在力量道路上的战士总是会想，他正在学习巫术；但他所做的，只是让他自己被说服：力量隐藏在他本身之中,而他能够释放这些力量。”

“这是你所做的吗？唐望,试着说服我？”

“一点儿也不错,我是试图说服你,让你相信自己也能接触那力量。我经历过同样的事情，我与你一样难以被说服。”

“一旦我们接触力量之后,我们要怎么用它？”

“什么都不用。一旦我们接触力量后,它会靠自己去使用能量场，这些能量场过去一直是备用着的，但无法触及。这就是我所谓的巫术。然后我们开始看见，也就是开始知觉到不同的事物，不是想象，而是真实具体的，然后我们开始不靠言语而能了解。我们应如何使用这种得来的知觉、这种寂静的知识，是要由个人的性情来决定的。”

这是一种解释，但在另一个场合，他又给了我另一种解释。那时，我们正在谈一个不相关的课题，他突然改变话题，开始告诉我一个笑话。他笑着，轻轻地拍着我的背，仿佛他很害羞，不敢主动碰我，却因为我的紧张反应而咯咯地笑。

“你很容易受惊。”他调侃我,更用力地拍我的背。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有一阵子我无法呼吸,感觉像是被他打伤了肺，每吸一口气都很难受。但当我咳了几下后，鼻子畅通了，可以深沉轻松地呼吸了。我觉得非常愉快自在，甚至不在乎他出人意料的重击。

这时唐望开始做一次非常奇异又非常清晰扼要的解释。他告诉了我一个更为精确的巫术定义。

我进入一种奇妙的意识状态！我的头脑清楚无比，可以理解唐望所说的一切。他说，在宇宙中有一种无法测量、无法描述、巫师们称之为意愿的力量，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的所有事物都是与意愿相连接的。巫师们，或他喜称的战士们所关心的是讨论、了解及使用这种连接。他们尤其关心的是清理这种连接，消除由日常生活的担忧所导致的麻木。在这个阶段，巫术可被定义为清理意愿连接线的步骤。

唐望强调这种‘清理步骤’非常难以了解或实行,因此巫师把他们的教诲分为两大类。一类的教诲是施于日常生活的意识状态下，清理过程以伪装的形式教导；另一类教导是施于清明的意识状态下，就像我目前所经验的，巫师在这种状态下直接由意愿得到知识，没有语言的妨碍。

唐望解释到,经过数千年使用强化意识状态的艰苦奋斗,巫师得到了关于意愿的特殊了悟。他们把这种直接知识的结晶代代相传到现在。他说巫术的任务就是把这似乎无法了解的知识变成可以被日常意识的标准所了解的知识。

然后他解释巫师中领导者的角色。他说巫师的领导者被称为 nagual(注一),是一个具有惊人能量的男人或女人,一个头脑清楚、坚毅而稳定的老师；这种人在被看见下是拥有四个能量区的明晰球体，就像是四个被压缩在一起的明晰的球。

nagual 因为具有这种惊人的能量而成为媒介，他们的能量使他们能直接从意愿的源头传送平静、和谐、欢乐与知识。nagual 有责任提供巫师所谓的‘最低机会’与意愿连接的意识。

我告诉他,我的头脑正吸收着他所说的每一个字,对于他的

解释中唯一不清楚的地方是，为什么要用两种教诲方式。我可以很轻易了解他的世界，但他却说这种了解的过程非常困难。

“你将需要花一辈子的时间才能回忆起你今天的领悟，”他说，“因为这是关于寂静的知识。一会儿你就会忘得一干二净，这正是人类意识无可解释的神秘。”

这时，唐望改变我的意识状态，拍打了我的左侧腹部。

我立刻失去了清明的惊人意识，连曾经发生过的记忆都不记得……。

唐望自己替我设下了写有关巫术的书的任务。在我门徒生涯的初期，一次轻松的聊天中，他建议我写本书，好让我一直在做的笔记有些用途。我积累了一叠叠的笔记，从来就不知道该怎么处理。

我说,这个建议很荒谬,因为我不是作家。

“当然,你不是个作家，”他说“所以你必须要使用巫术。首先，你必须在脑中重现你的经验，仿佛重新活过，然后要在你的做梦中看见你的文字。对你来说，写作不应该是文艺的练习，而应该成为巫术的练习。”

从此我便依照唐望的建议描写在他的教诲下的巫术。

在他的教诲中，有由古代的巫师所发展出来的两种类型。一种被称为“右边的教诲”,是在日常意识状态下进行的另一种被称为“左边的教诲”,则完全是在强化意识状态下进行的。

这两种类型使老师能教导门徒进入三种专长中：意识的控制、潜猎的艺术及意愿的控制。

这三种专长是巫师在追寻知识时遭遇到的三道谜题。

意识的控制是给头脑的谜题。是当巫师辨识出意识及知识那惊人的神秘与范畴时所经验到的迷惑。

潜猎的艺术是给心性的谜题。是当巫师觉察到两件事时所感受到的迷惑：第一件事是，这世界看起来会如此客观实在，是由于我们意识与知觉的特性所造成的；第二件事是，如果有不同特性的知觉出现，这客观实在的世界便会改变。

意愿的控制是给心灵的谜题,或被称为‘ 抽象 ’的矛盾。巫师的思想与行动被抛射到人类领域之外的境界。

在唐望的教诲中，潜猎的艺术及意愿的控制决定于意识的控制上。这是他的教诲的基石，由下列的基本前提所组成：

1. 宇宙是由无限的能量场所构成，这些能量场像是丝状的光辉。

2. 这些能量场被巫师称为巨鹰的放射，出自于某种无法想象的来源，这来源被喻为巨鹰。

3. 人类也是由无数相同的丝状能量场所构成，这些巨鹰的放射形成一种凝聚，像是一个光亮的球体，与人体两手伸展时的大小相似，形状像个巨大的明亮蛋体。

4. 在这明晰的球体中，有个很小的能量场区域极为明亮，像是在球体表面上的一处亮点。

5. 当那明亮区域中的能量场把光亮照射到球体之外的相同能量场时，知觉便会发生。由于能被知觉到的能量场是被照亮的，那个亮点便被称为“ 知觉被集合的亮点 ”，或简称“ 聚合点 ”。

6. 聚合点能从它在表面上的平常位置被移动到其他位置，

或移到内部。由于聚合点的光亮能照亮任何它所接触的能量场，所以当它移动到一个新位置时，它立刻照亮了一群新的能量场,使它们被知觉,这种知觉就是所谓的看见。

7. 当聚合点移动时，能够知觉到一个全新的不同世界，就像我们平常知觉的世界一样客观具体。巫师到那个不同的世界中去寻求能量、力量、一般或特殊问题的解答，或去面对那不可想象的状况。

8. 意愿是使我们能知觉的驱策力量。我们并不是因为知觉才有意识，我们的知觉其实是意愿的压力与干预所造成的结果。

9. 巫术的目标是，达到一种完全的意识状态，经验所有能被人类经验的知觉可能性。这种意识状态甚至提供了另一种取代死亡的归途。

在意识控制的教诲中包含着一些实际的知识，唐望用它们来指导移动聚合点的必要步骤。古代的巫师看见者发展出两种奇妙的系统来达到这个目的：做梦，对于梦的控制与使用；以及潜猎,对于行为的控制。

移动聚合点，是每个巫师都必须学习的基本技巧。其中一些巫师,如 nagual 们，还要学习帮助其他人移动聚合点。他们能够通过对聚合点直接的重击使聚合点从习惯位置上松动。这股重击感觉起来像是对右肩骨的拍打，但实际上并没有碰到身体，结果是产生一种明晰的意识状态。

唐望遵循着他的传统，只在这种特别的强化意识状态下传授最重要与戏剧化的教诲，即前面提到的对于左边的教诲。

于这种状态的惊人特质，唐望要求我不要和其他人讨论，除非我们结束了所有的巫术教诲。这个要求并不难接受。

在那些独特的意识状态中，我对于教诲的领悟力并没有想象般地大增，但在同时，我的描述甚至记忆能力却都大受影响。我能够在那种状态下有效与确实地行动，但当我回到正常意识时却没有任何记忆。

我花费了好多年的时间才使这种清明的意识出现在日常的回忆中。我的理性与常识一再阻碍这个转变，因为理性与常识完全抵触了强化意识与直接知觉下那怪异而无法想象的现实。

好几年来，这种抵触所产生的认知上的混乱迫使我逃避这个课题，不愿再对它加以思索。

目前我所写的一切有关我自己巫术门徒生涯的书里都是唐望如何教导的关于意识控制的报告，我尚未描写潜猎的艺术或意愿的控制。

唐望靠着两位同伴的帮助，教授我这些原则与应用。一位是文生·马德诺，另一位是叫西维亚·曼纽耶的巫师。但不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什么，仍然被唐望所谓强化意识的障碍模糊着。

直到现在，要我描写甚至有条理地思索潜猎的艺术及意愿的控制，都是不可能的。我的错误是把它们当成正常记忆中的课题。它们的确是但同时又不是那些课题。为了要解决这个矛盾，我不能够直接追寻这些课题，因这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不直接地触及它们而通过唐望在结尾时的教诲课题：过去巫师的故事来探索。

他讲述这些故事，为的是示范他所谓教诲中的抽象核心。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